群經平議

序目

羣經平議三十五卷德清俞樾譔樾自爲序錄曰道光之元樾始生焉生六歲而母氏姚太恭人授之論語孟子及禮記大學中庸二篇十歲受業於戴貽仲先生始習爲時文十五歲從兄劬議君讀書常州粗通羣經大義其明年入縣學又明年應鄉試厠名副榜於是嫥力爲科舉之文越七年而舉於鄉又六年而成進士入翰林則年已三十矣自以家世單寒獲在華選惴惴惟不稱職是懼不皇它也咸豐七年自河南學政免官歸因故里無家僑寓吳下石琢堂前輩五柳園中當是時粤

賊據金陵已五年東南數千里幾無完城　朝廷命重臣督師四出討賊才智之士爭起言兵余自顧無所能閉戶發匧取童時所讀諸經復誦習之於是始竊有譔述之志矣家貧不能具書假於人而讀焉有所得必錄之治經之外旁及諸子妄有訂正兩平議之作蓋始此矣其後江浙皆陷于賊流離遷徙靡有定居平議兩書卒未忍棄同治建元之歲由海道至天津寓於津者三載而羣經平議三十五卷乃始告成念少年精力爲舉業所耗通籍後又居館職習詩賦至中歲以後始退而研經所謂困而學之者非歟庸足以知聖人之微言大

義乎雖然　本朝經學之盛自漢以來未之有也余幸生諸老先生之後與聞緒論粗識門戶嘗試以爲治經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經則思過半矣詩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學人之言豈有不明且淸者哉其詰籟爲病由學者不達此三者故也三者之中通假借爲尤要諸老先生惟高郵王氏父子發明故訓是正文字至爲精審所著經義述聞用漢儒讀爲讀曰之例者居半焉或者病其改易經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矣余之此書竊附王氏經義述聞之後雖學術淺薄儻亦有一

二言之幸中者乎以其書成最先故列所著書弟一今
錄其目于左方

第三十五卷

爾雅二

是書也成歲之國中未出也同治四年春天津有張少巖汝霖者取其書第十四卷刻之以此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可單行也壽陽相國見而好之寓書曰歷代明堂之制見于秦氏五禮通考其中辨正舊注者不爲無功要亦互有出入未足以難鄭也陳氏五經異義疏證采輯近儒新說又棼而不斷鮮所折衷吾子據隋書宇文愷傳訂正考工記一字之衍遂使記文八十一字略無齟齬且於鄭注之誤駁正無遺三代世

室重屋明堂相因之制燦然在目而秦漢以來規模亦
略具於斯誠覃思精義有功經傳者也閻夢巖農部汝
弼亦好之介相國而求焉於是人始稍稍知有此書矣
是年夏宋雪帆侍郎以使事至津索觀三禮平議謂余
曰高郵王氏之學固極精審然多考訂于一字一句之
間若子之書則有見其大者殆將駕而上之乎因謀以
儀禮平議二卷刻之京師余旋南歸未果也余既南歸
蔣薌泉撫部時爲吾浙方伯維才英略獨冠當代既已
夷險發荒胥兩浙之民而衽席之又將興起人文作養
士類以副　朝廷求治之意知余有此書力以槧刻自

任杭州劉芴堂太守以余書向無定本宜以時寫定贈洋泉四十爲寫書費太守故清貧問其所自來乃得之假貸者余笑曰此亦君循吏傳中一事矣五年春方伯出巨貲鳩衆工登全書於版未竟厥功遷廣東巡撫去芴堂承公命始終之開雕於夏四月越八月而書成經理其事者爲丁松生丙任校讎者爲高伯平均儒皆與有力焉嗟乎　本朝經術昌明諸老先生說經之書浩如煙海余此書又何足道而諸巨公必欲刻而行之世豈以其中固有一二言之幸中者乎抑或以數十年來茲道衰息將振而起之而姑以余此書爲嚆矢乎後之

君子必有以辨之

羣經平議卷一

德清俞樾

周易一

初九疏

正義曰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者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其數九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者爲占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遇揲則得老陽六遇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

樾謹按八卦成列本皆三畫之卦因而重之則皆六畫之卦乾以一爲一畫坤以一爲一畫不得以乾爲三畫坤爲六畫也如其說將震坎艮爲五畫巽離兌爲四畫卦乎然則前一說不可通矣其後一說以老陰老陽爲說自不可易而究其所以爲老陽老陰者則徒執揲蓍之數以求之夫揲蓍之數人之所定非天之所爲也聖人何爲必以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六爲老陰八爲少陰乎是必有一定之理先儒未有能見及者今按陽之數以三而奇陰之數以二而偶周書武順篇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是其義也

說卦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正義引鄭注曰三之以
天兩之以地稱謂九六之數起於此矣乾卦三陽陽
之數三三其三則爲九故九者乾之數也坤卦三陰
陰之數二三其二則爲六故六者坤之數也以是推
之震坎艮皆一陽二陰其數七巽離兌皆一陰二陽
其數八易用九六不用七八者用老不用少統于尊
也於是聖人卽本此數以揲蓍凡三少則所存者三
十六四之得九是爲老陽三多則所存者二十四四
之得六是爲老陰一少兩多則所存者二十八四之
得七是爲少陽一多兩少則所存者三十二四之得

八是爲少陰夫九與六所以爲老陽老陰而七與八所以爲少陽少陰者卽本乎八卦之數非以意爲之也明乎此而川九用六之義可無疑矣

夕惕若厲九三

樾謹按近讀以夕惕若爲句武氏億經讀攷異謂漢唐舊讀並連夕惕若厲爲句引淮南子人閒訓漢書王莽傳說文𩾏字注風俗通義後漢書謝夷吾傳爲證今按近讀固非漢唐舊讀以夕惕若厲四字爲句實亦未得此當以夕惕一字爲句君子終日乾乾夕惕猶言終日乾乾終夕惕惕也語有繁簡耳若厲二

字自爲句猶夬九三言若濡若初六言若號也文言
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雖危二字正解
若厲之義然則漢唐舊讀其亦未可從矣

坤 彖辭

釋文曰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

樾謹按說文土部坤下並無作巛重文川部曰巛貫
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く巛距巛是巛即川字非坤
字也疑巛當讀爲順說卦傳乾健也坤順也而乾卦
古即謂之健象傳天行健即天行乾也乾卦謂之健
故坤卦謂之順矣此作巛者乃順之叚字順從川聲

古文以聲爲主故順或作川說文叚部曰叚古文以爲賢字可部曰哥古文以爲歌字然則以川爲順猶以叚爲賢以哥爲歌矣孔子贊易既正其名曰坤而古文流傳至漢世尚有存者是以蒞郁修堯廟碑作川孔廟置卒史碑作巛韓勑修孔廟後碑作巛史晨祠孔廟奏銘作巛魏修孔子廟碑作巛皆是隸書川字至陸德明作釋文時尚有作巛之本而皆莫識其爲順之假字近世學者或謂巛六畫不連連者是川字妄爲區別更失之遠矣

履霜 坤初六

釋文曰鄭讀履爲禮

樾謹按履霜之義明白無疑鄭讀爲禮義不可通疑鄭氏所據本作禮霜鄭注則曰禮讀爲履蓋禮履聲近而義通禮記祭義篇禮者履此者也白虎通禮樂篇禮之爲言履也禮霜即履霜經文作禮鄭破叚字而讀以本字乃解經之恒例後人用注說改經文又以既改之經文改注而陸氏承其誤耳經典中如此者甚多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與周禮租讀爲鉏蜮讀爲蟈數事可證

小貞吉大貞凶　也九五

正義曰貞正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是小正爲吉君大人不能恢宏博施是大正爲凶

樾謹按周官太卜曰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鄭司農曰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蓍龜據此則以大事問謂之大貞以小事問謂之小貞小貞吉大貞凶言可小事不可大事也正義訓貞爲正未得經意說文卜部曰貞卜問也從卜貝以爲贄又曰占視兆問也是貞與占同義周官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吉凶猶云占來歲之吉凶也鄭司農訓貞爲問甚得古義康成謂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其義轉迂矣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象初六

王弼注曰蒙發疑明刑說當也　正義曰以蒙既發去疑事顯明刑人說桎梏皆得當

樾謹按爾雅釋詁刑常也利用刑人猶尚書立政所云其惟克用常人耳常人者有常之人周書皇門篇茍克有常孔晁注曰常謂常德是其義也此爻之義言發蒙者利用有常之人又當寬之故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也釋詁刑訓常又訓法故象傳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若如王注以刑為刑罰之刑則刑人與說桎梏義正相反判然兩事象傳不當偏舉一端矣

師或輿尸凶

集解引盧氏曰尸在車上故輿尸凶矣

樾謹按以輿尸爲尸在車上則但云師輿尸足矣如六四師左次不必言師或左次也程傳曰輿衆也尸主也訓尸爲主本爾雅釋詁文殊勝古義但輿訓衆則六五曰弟子輿尸豈可云弟子衆主乎輿當讀爲與襄二年左傳使正輿子賂夙沙衛又十年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又三十一年傳作去疾及展輿又定五年傳因闔輿龍釋文並曰輿本作與史記孔子弟子傳曾參字子輿家語作子與是輿與古通用師

或輿尸者師或輿尸也言師或輿爲主如後世有觀

軍容使之類故凶也弟子輿尸者弟子與尸也言既

使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與爲主如晉河曲之戰有趙

穿是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北象辭

集解引干寶曰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又引蜀

才曰原究筮道以求長正

樾謹按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

三曰原兆鄭注曰原原田也然則原兆特三兆之一

以其象似原田故名之曰原豈可即訓原爲卜乎干

氏之說疏矣蜀才謂原究筮道此與正義所云原窮其情筮決其意皆爲望文生訓今按比之原筮猶蒙之初筮說文𤃎部𠨘水泉本也𨒠文原目篆文𤃎省是原之本義水泉本也今俗加水作源即其字也故引申之則有始義漢書元帝紀注引晉灼曰原本也始祖之廟故曰本也原筮之原當從此訓正與後夫凶相對正義解後夫凶曰親比貴速若及早而來人皆親附故在先者吉若在後而至者人或疏已親比不成故後夫凶此說極合經旨原筮元永貞无咎即所謂在先者吉也孔穎達能得此旨而不得原字之

解故知詁經當先明字義矣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元者本也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筮周禮原蠶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皆作再字解師古曰原重也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按顧氏此說極爲疏闊原之訓本於經有徵禮記孔子閒居篇必達於禮樂之原鄭注曰原猶本也且原廟之原晉灼與師古異義在漢書已有兩說矣安得謂原止訓再乎

不甯方來

燧謹按傳曰不甯方來上下應也王注曰安則不安

者託焉故不甯方所以來上下應故也據注是以不甯方二字連讀其爲不辭殆失之矣考工記祭侯之辭曰惟若甯侯毋或若女不甯侯不屬於王所此不甯二字之義也方之言竝也說文方部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是方之本義爲兩舟相竝故方卽訓竝儀禮鄉射禮曰不方足鄭注曰方猶併也聘禮注曰今文竝皆爲併是併竝同字方訓併卽訓竝尚書微子篇小民方興史記宋世家作竝興蓋史公以詁訓字代之也不甯方來猶云不甯竝來言不甯者無不來故傳曰上下應也

邑人不誡　比九五

正義曰邑人不誡吉者雖不能廣普親比於自己相親之處不妄加討罰所以已邑之人不須防誡而有吉也

樾謹按此承王用三驅而言王者田獵所至非敵人侵犯何防誡之有誡當讀爲駭周官太僕職曰始崩戒鼓鄭注曰故書戒爲駭是其例也邑人不誡言不驚駭也孔氏以本字讀之非是

既雨既處　小畜上

注曰剛不能侵故既處也　正義曰三不能侵不憂

危害故已得其處也

樾謹按以既處爲已得其處則與既雨之意不倫矣

說文几部処止也得几而止從几從夊重文處曰処

或從虍聲是處之本義爲止故詩江有汜篇其後也

處鳧鷖篇公尸來燕來處毛傳竝曰處止也既雨既

處者既雨既止也止謂雨止猶言既雨既霽也說文

雨部霽雨止也不曰既止而曰既處取於韻協耳

幽人貞吉 履九二

注曰在幽而貞宜其吉 正義曰幽人貞吉者既无

險難故在幽隱之人守正得吉

燧謹按正義以幽人爲幽隱之人非古義也集解引虞翻曰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惠氏定宇周易述引尸子曰文王幽於羑里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證幽人爲幽繫之人今按虞說是矣而未盡也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以此推之則文周之易自有微辭必如干令升之注易援殷周之事一一比附斯固失之然竟謂無所寓意則亦所謂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者也太史公曰文王囚而演周易然則所稱幽人者殆指文王而言乎爻辭稱幽人

者二履九二與歸妹九二是也虞氏謂履自訟來則
歸妹當自解來訟初爻變而成履訟之九二曰不克
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此寓文王歸國之事
也故履九二曰幽人貞吉解初爻變而成歸妹解之
九二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則并牧野之事而寓
之牧野之役紂與二妻授首事見周書克殷篇其即
所謂三狐歟左傳曰狐蠱乃其君也或古易說固如
此矣故歸妹九二曰利幽人之貞自來言易者未見
及此

注曰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也　正義曰上九處履之極履道已成故視其所履之行善惡得失考其禍福之徵祥

黻謹按爾雅釋詁曰考成也王注云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成字正釋考字言視其所履以成其祥祥者善也正義謂考其禍福之徵祥則尚有禍有福傳何以言大有慶乎非經意且非注意矣

拔茅茹以其彙　泰初九

注曰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爲類首已舉則從若茅

茹也

樾謹按漢書劉向傳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注引鄭氏曰茹牽引也王注正用鄭義惟以茅茹連讀則非也傳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是中閒茹以其彙四字當爲一句茹以其彙者牽引以其類也集解引虞翻以茹爲茅根則亦以茅茹連讀並與傳違矣

同人于宗 同人六二

注曰應在乎五唯同於主過主則否用心褊狹鄙吝之道 正義曰係應在五而和同於人在於宗族不

能宏闊是謂否之道●象曰否道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非注意也王氏弼訓宗爲主故曰唯同於主過主則否也一切經音義卷九引字林曰宗尊也亦主也正義不知王訓宗爲主而以宗族釋之則與注義遠矣然王氏此注恐亦未得經旨二五本是正應若臣之於君妻之於夫二之唯同于五乃其正也豈得以爲否道乎集解引荀爽曰宗者衆也上下衆陽皆欲與二爲同險道貞靜從一而終今宗同之故否也此說視王注爲長

匪其彭无咎　大有九五

注曰三雖至盛五不可舍能辯斯數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則无咎也旁謂三也　正義曰匪非也彭旁也謂九三在九四之旁

樾謹按釋文其彭步郎反子夏作旁王氏以彭爲旁與子夏傳合注中盛字正釋彭字之義廣雅釋訓彭彭旁旁盛也王氏之意以彭與旁皆有盛義故經字作彭而注從子夏傳作旁旁旁即彭也非謂旁側也正義誤會注意謂九三在九四之旁殊失其旨惟王氏專以九三一爻爲盛似與經義有未盡合今按大有內卦爲乾初二三皆陽爻是陽之極盛者也九四一

爻雖與三陽同類然近于六五之尊專心承五而不與下之三陽合故曰匪其彭匪之言分也周官太宰職匪頒之式司農曰匪分也廩人職以待國之匪頒鄭注曰匪讀爲分並其證也說文文部斐分别文也斐與匪古亦通用是匪有分别之義匪其彭者言下之三陽雖盛而能分别之不與合也傳曰匪其彭明辯晳也所謂明辯晳者正以其能自分别矣王氏專以九三一爻爲盛又不解匪字之義故其所說不了也

厥孚交如 六五

正義曰交接也

樾謹按凡言如者若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之類大率皆形容之詞正義訓交爲交接殆非也交當讀爲皎六五一爻居外卦離體之中爲明之主故其信皎然皎之言明也詩大車篇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此即厥孚皎如之義

鳴謙 謙上六

樾謹按謙上六鳴謙與六二同然六二傳曰中心得也上六傳曰志未得也何傳義不同如是疑上六鳴謙當作冥謙猶豫上六曰冥豫也兩爻皆以陰柔居

卦之終故同爲冥耳升上六曰冥升正同此例鄭康成讀冥豫之冥爲鳴見釋文蓋不知謙上六之鳴當作冥而反疑豫上六之冥當作鳴失之矣

貞疾豫六五

樾謹按貞之言當也尚書洛誥篇我二人共貞釋文引馬注曰貞當也六五當九四一陽之上故有貞疾之象傳曰六五貞疾乘剛也以乘剛釋貞疾可知貞字之義正義曰正得其疾失之迂矣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蠱彖辭

樾謹按此與巽九五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儒所

說義皆未安蠱之先後甲以春之日言也月令所謂其日甲乙也巽之先後庚以秋之日言也月令所謂其日庚辛也蠱爲有事之卦故以春之日言見始事之義巽爲申命行事之卦故以秋之日言見繼事之義言甲不言乙言庚不言辛舉甲庚以包乙辛也古人行事每以先後三日爲節如冠禮前期三日筮賓此先三日之例也子生三日卜士負之此後三日之例也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皆以示行事之節見方春而有事則宜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方秋而有事則宜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也說者或牽合五行

方位或附會丁辛癸之字義胥失之矣

幹父之蠱 初六

集解引虞翻曰幹正蠱事也

樾謹按蠱卦諸幹字並當作斡說文斗部斡蠡柄也柄則有秉執之義故引申之得訓爲主字亦通作管漢書食貨志欲擅斡山海之貨師古注曰斡讀與管同謂主領也又車千秋傳自以爲國家興權筦之利注曰筦即管字義與斡同皆爲主也蓋古音斡與管相近匡俗正謬引字林曰斡音管故其義亦通用斡父之蠱斡母之蠱並言主領其事也漢隸或以斡爲

幹執金吾丞武榮碑內幹三事幹郎幹也漢書竇憲傳內幹機密劉向傳幹尚書事其字並作幹蓋皆沿漢隸之譌此卦諸幹字猶是矣虞氏訓幹爲正然則九二曰幹母之蠱不可貞是爲正母之事不可正也豈可通乎文言曰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兩幹字亦當爲幹事之所也猶云事之主也足以幹事猶云足以主事正義引莊氏之說以幹爲幹濟非是

咸臨 臨初九

注曰咸感也感應也

樾謹按襍卦傳曰咸速也臨卦二陽既長則有沛然

莫禦之勢故初九九二兩爻竝曰咸臨言臨之速也荀子議兵篇曰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也楊倞注曰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頃也學者但知咸之訓感感之訓應而不知感有感忽之義故失其旨矣

甘臨六三

注曰甘者佞邪說媚不正之名

樾謹按此爻之義與復六二休復同休美也甘亦美也一陽生爲復二陽生爲臨復六二一陰與初九一陽相比故曰休復言以其復爲美也臨六三一陰與

初二兩陽相比故曰甘臨言以其臨爲美也傳曰甘臨位不當也然則所以无攸利者以位不當之故而非以甘臨之故注乃曲坐以不正之名失經意矣

知臨六五

注曰處於尊位履得其中能納剛以禮用建其正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焉則聰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不爲而成不行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故曰知臨大君之宜吉也　釋文曰知音智注同又如字

樾謹按注中惟知力之知當音智然云聰明者竭其

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則是泛論事理非以知力字解經文知字也經文知字王氏肅讀如本字正義曰是知爲臨之道此說與王氏合釋文依王注作音乃首云音智失之矣

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上九

注曰觀我生自觀其道也觀其生爲民所觀者也生猶動出也

樾謹按王注以觀我生爲觀其道又訓生爲動出正義因謂道是開通生利萬物故道得名生其義殊爲迂曲生當讀爲性周官大司徒職辨五地之物生杜

于春讀生爲性是其例也觀我生卽觀我性也觀其生卽觀其性也率性之爲道故傳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京房說此經曰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然則以觀其生爲觀其性漢人固有此解矣

屨校滅趾 噬嗑初九

正義曰屨謂著而踐履也

樾謹按說文履部屨履也然屨履二字義自有別詩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不得易之曰糾糾葛履可以屨霜蓋屨爲字可作履踐履字必不可作屨也周易履霜履虎尾字皆作履此文不云履校而云屨校義

殊可疑且校之爲物雖施於足然非著而踐履之也集解引虞翻曰履貫趾足也訓履爲貫疑其字未必作履說文女部婁空也史記律書曰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以物內空中則有貫義或虞本固作婁歟婁校者內其足於校中也後人因下有滅趾之文改其字作履似是而實非矣

白馬翰如　賁六四

注曰鮮絜其馬翰如以待　正義曰白馬翰如者但鮮絜其馬其色翰如徘徊待之未敢輒進也

樾謹按注言翰如以待則王氏之意不以翰如爲馬

色也禮記檀弓篇正義引鄭注曰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是鄭君讀翰為幹王氏此注蓋陰從鄭讀但不用其幹而有之之義廣雅釋詁幹安也王氏之意讀翰為幹而訓幹為安翰如猶安然也故曰翰如以待正義以翰如為馬色則待字無著矣乃又增出徘徊字豈注意乎

剝牀以辨 剝六二

注曰辨者足之上也 正義曰辨謂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足與牀身分辨之處也

樾謹按王氏解剝牀以足為猶剝牀之足足屬牀故

辨亦屬牀然其解㓹牀以膚曰牀旣㓹盡以及人身則膚及屬人而不屬牀三句之義不一律矣且牀足與牀身分辨之處果何物乎王氏此注殊不可從集解引鄭注曰足上稱辨虞注曰指間稱辨並以人身言其義雖較安而亦無瑕據今按辨當作胖脅肉也禮記內則篇鵠鴞胖鄭注曰胖謂脅側薄肉是也人臥則脅與牀最近故初爻曰以足二爻曰以胖以者及也小畜九五富以其鄰集解引虞注曰以及也然則㓹牀以足謂㓹牀而及足㓹牀以胖謂㓹牀而及胖㓹牀以膚謂㓹牀而及膚三句一律胖作辨者古

字通也儀禮士虞禮以其班祔注云古文班或爲辨今文爲胖蓋辨胖音近故今文爲胖者古文或爲辨也少牢饋食禮司馬升羊右胖注云古文胖皆爲辯辯亦猶辨也

剝牀以膚 六四

樾謹按足與辨何莫非膚此膚字必實有所指與他處言膚者不同說文肉部臚皮也從肉盧聲重文膚曰籀文臚是臚膚一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二引釋名曰腹前曰臚剝牀以膚當從此義蓋六二曰以辨辨者脅肉也此曰以膚由脅側而及腹前爲害尤

切故傳曰切切近災也

有厲利已大畜初九

注曰四乃畜已未可犯也故進則有厲已則利也

釋文曰利已夷止反下及注已則能已同或音紀姚

同

樾謹按釋文依下注讀已爲已止之已故音夷止反

已則之文卽見此注能已之文於注不見下文傳曰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注曰處健之始未果其健者故

能利已隨德明所見本蓋作攸能已與今不同也然

王氏經注亦有異同集解所載王弼曰四乃畜已未可

犯也進則災危有厲則止故能利已是李鼎祚所見王注與陸德明所見王注其文不同若從李本則王氏讀經文已字正作人已之已故有四乃畜已之文又按六四注曰處艮之始履得其位能止健初距不以角柔以止剛剛不敢犯抑銳之始以息強爭豈唯獨利乃將有喜也曰初曰始皆以初九一陽而言則豈唯獨利則兼利初九明矣故自初九言之卽謂之利已蓋抑銳息爭在初九與有利焉其有厲也正所以利已也若讀爲已止之已則全失其義矣王氏此注疑後人竄改當依集解訂正

老夫得其女妻大過九二

集解引虞翻曰二體乾老故稱老夫女妻謂上兌兌爲少女故曰女妻

樾謹按虞氏此注雖若極煩然於九五老婦得其士夫又曰兌爲少故稱士夫是兌既爲女妻又爲士夫乎是不可通矣此兩爻之義當以旁通及二五升降之例求之大過與頤旁通大過互體乾是爲老夫以大過二之頤五則上體成巽是爲老夫得其女妻頤互體坤是爲老婦以頤二之大過五則上體成震是爲老婦得其士夫大過二之頤五得正者也故死不

利頤二之大過五則失正矣故傳曰亦可醜也兩爻之義如此先儒徒以本卦求之宜其不得耳

險且枕坎六三

注曰枕者枕枝而不安之謂也

樾謹按注中枝字乃枝柱之義言枝柱之而不安也然其義迂曲殆非塙詁鄭易作檢且枕謂木在手曰檢在首曰枕說見釋文然檢是何物乃古無徵鄭說亦未足據今按枕當爲沈釋文謂古文作沈是也莊子外物篇慰暋沈屯釋文引司馬注曰沈深也險且沈者險且深也上文曰來之坎坎可謂險矣下文曰

入于坎窞可謂深矣險且沈一語上承坎坎之文下起坎窞之義自沈誤作枕而其義全失矣又按釋文曰九家作玷玷字之義亦與沈近說文水部沈陵上滈水也一曰濁黕也然則沈與黕通楚辭九辨篇或黕點而汙之九家作玷者玷猶點也若是枕字則九家何以作玷乎

祇既平 九五

注曰祇辭也

樾謹按經言祇既平則祇字必實有所指非語辭也釋文曰祇京作禔說文同安也然禔訓安則與平義

相近當云禔且平不當云禔旣平矣又引鄭云當作坻小丘也以文義而言鄭爲得之然祇從氏聲坻從氐聲兩聲絕遠古不相通則亦非也祇當作氏說文氏部曰巴蜀名山岸脅之堆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象形乀聲楊雄賦曰響若氏隤今按響若氏隤出楊子雲解嘲文文選作坻隤漢書作阺隤從土從阜皆後人所加耳此經祇旣平郎氏隤之氏氏隤則平矣古本周易蓋止作氏旣平京房讀氏爲禔後人遂於氏旁加示所謂說誤于前文變于後也而古字古義皆不可見矣

咸其股執其隨　咸九三

注曰股之爲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所感在股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以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

樾謹按此爻之辭與艮六二云艮其腓不拯其隨文法相似王氏彼注曰隨謂趾也此注因象傳有志在隨人之語故解隨字不以形體言其見殊拘孔子作傳以釋經以志在隨人明周公所以取象於隨者其義如此至周公之辭既曰執其隨則隨字自必實有所指經取其象傳釋其義豈可并爲一談乎惟艮注

以隨爲趾亦無依據正義曰腓動則足隨之故謂足爲隨此亦曲說也王氏旣以股爲隨足之物豈又以足爲隨腓之物乎轉展遷就以成其說遂使字無定詁經無定義殊非注經之體矣竊疑隨乃骰之叚字古無骰字故以隨爲之執其隨者執其骰也不振其隨者不振其骰也隨從隋聲與𡖅聲相近儀禮士虞禮注曰今文墮爲綏特牲饋食禮注曰墮與挼讀同是隋聲𡖅聲之字古㪅通用也𡖅蜼後出之字然從骨𡖅聲亦必有本蓋因古叚隨爲之故依其聲而製此字耳

羸其角大壯九三

注曰貞厲以壯雖復羝羊以之觸藩能無羸乎

樾謹按釋文曰羸律悲反又力追反下同馬云大索也徐力皮反王肅作縲音螺鄭虞作纍蜀才作累張作虆是此字諸家各異其爲叚借字明矣竊謂周易羸字皆以作纍者爲正說文系部纍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故凡以索係物卽謂之纍成三年左傳兩釋纍囚杜注曰纍係也然則纍其角卽係其角也集解引侯果曰用壯觸藩求應於上故角被拘羸矣此古義也拘羸猶言拘係也姤初六羸豕孚蹢躅集解引

虞翻曰巽繩操之故稱羸也井彖辭羸其瓶集解引荀爽曰初欲應五今爲二所拘羸故凶也荀虞之說皆同可徵古義矣王氏於此羸字無所發明至羸豕則臆解爲牝豕羸其瓶則解爲幾至而覆牽文生訓前後異義殊不可從正義於此云拘羸羸纏繞也蓋用古義爲說於羸其瓶云拘羸其瓶而覆之覆之之說雖衍王注拘羸之說仍古義也惟羸豕不言拘羸則以王注與古義絕遠不能比而同之耳

喪羊于易 六五

樾謹按釋文易陸作埸謂疆埸也朱子語類曰喪羊

于易不若解作疆埸之埸漢食貨志疆埸之埸正作易後有喪牛于易亦同此義今按埸易古通用易即埸也然既曰喪羊于易則自從易字取義傳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竊謂此爻與旅上九喪牛于易其義正同羊者兌象也牛者離象也離之爲牛不見于說卦傳故虞仲翔斥爲俗說然左傳載叔孫莊叔之言已有純離爲牛之文則其說古矣大壯自三至五互兌故有羊象六五不當位易而爲九五斯當位矣然而喪羊矣是謂喪羊于易旅上體爲離故有牛象上九不當位易而爲上六斯當位矣然而喪牛矣是謂

喪牛于易蓋疆易也變易也古本無二字於文則爲疆易之易於義則爲變易之易凡易之辭皆當以是求之乃喪羊于易无悔而喪牛于易則凶者蓋大壯六五變則爲夬夬之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此大壯六五喪羊所以无悔也旅上九變則爲小過小過之上六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此旅上九喪牛所以凶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同而異矣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明夷九三

集解引九家易曰暗昧道終三可升上而獵於五得據大陽首位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樾謹按大陽首位而曰大首不辭甚矣首當讀爲道古首道字通用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史記秦始皇紀道首高明索隱曰會稽刻石文首作道並其證也得其大首猶云得其大道蒙白三至五互震說卦傳震爲大塗故有得其大道之象大道卽大塗也

其人天且劓 睽六三

釋文引馬云剠鑿其額曰天 集解引虞翻曰黥額爲天

樾謹按易凡言天者大率爲乾爲陽此乃以爲剠額

之名不亦異乎馬虞之說皆非也天疑兀字之誤說
文足部跀斷足也重文䟺曰跀或從兀莊子德充符
篇魯有兀者釋文曰李云刖足曰兀蓋卽䟺之省也
其人兀且劓猶困九五曰劓刖也古文天作兲見玉
篇故兀誤爲天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 損彖辭

正義曰先儒皆以无咎可貞各自爲義準下王注曰
損下而不爲邪益上而不爲諂則何咎而可正則王
注以无咎可貞共成一義

樾謹按此非經旨也易有言不可貞者如節彖辭苦

節不可貞蠱九二爻辭幹母之蠱不可貞是也亦有言可貞者如坤六三爻辭含章可貞是也无咎可貞自各爲義且如无妄九四曰可貞无咎又豈共成一義乎

往不勝爲咎夬初九

檝謹按爲咎猶有咎也孟子滕文公篇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趙注曰爲有也又盡心篇爲閒不用注曰爲閒有閒也然則爲可訓有有咎而曰爲咎亦猶有閒而曰爲閒也莊子大宗師篇莫然有閒釋文曰本亦作爲閒可證古字之通

𪄳豰孚𨄮𨅬嫗𩌏

注曰孚猶務躁也

樾謹按此孚字與他言孚者不同故王注以務躁釋之蓋讀孚爲浮然以義求之不當如王氏所讀孚之言孚乳也禮記月令篇元鳥至鄭注曰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又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注曰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是孚乳得兼鳥獸言𪄳豰孚𨄮𨅬言拘𪄳之豰方孚乳而𨄮𨅬也嫗之初一陰始生故有豰孚乳之象說文爪部孚卵孚也一曰信也徐鍇曰鳥之乳卵皆如其

期不失信也此經字字訓為字乳與全經字字訓信者義不相背若如王注訓為務躁則與全經字字絕異矣

舊井无禽井初六

注曰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

樾謹按井水至深非綆短不能汲禽無從取而飲之雖非舊井禽亦不嚮也王注殆不可從古者羽毛鱗介通名為禽白虎通田獵篇曰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此其所說猶有未盡國語魯語登川禽韋昭注曰川禽鼈蜃之屬然則禽之名井施乎水族矣下文井谷

射鮒釋文曰鮒魚名也子夏傳謂蝦蟆魚與蝦蟆皆可謂之禽舊井無水則此屬皆無從生矣故曰舊井无禽傳曰舊井无禽時舍也集解引干寶曰舊井謂殷之末喪師也亦皆清絜无水禽之穢此與傳義不合而以水禽釋經文禽字則其義甚塙水禽即國語所謂川禽也學者但知二足而羽謂之禽於是此爻之義不可通矣

已日乃孚 革彖辭

注曰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 集解引干寶曰天命已至之日也

樾謹按己日二字甚爲不辭顧氏日知錄引朱子發之說以此己字爲戊己之己當從之禮記月令篇中央土其日戊己蠱之先甲後甲以春之日言也巽之先庚後庚以秋之日言也其說見前矣革之己日則以中央土之日言之春日言甲秋日言庚而中央土之日不言戊者戊日不爭己日乃爭正見其過中而當變革也改字從己或以此歟故自己日之義明而蠱之甲巽之庚亦不必曲爲之說矣

億喪貝 震六二

注曰億辭也

樾謹按集解引虞翻曰億惜辭干寶曰億歎辭王氏之義殆亦同此然歎惜之辭施于喪貝則得矣六五曰億无喪恐不可通也釋文引鄭注曰十萬曰億然在此爻猶可以爲所喪之貝數六五億无喪亦不可通今按襄二十五年左傳不可億逞杜注曰億度也荀子賦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楊注曰億謂以意度之也古字億與意通論語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作意則屢中此經兩言億蓋以意揣度而決勝負如後漢書梁冀傳所謂意錢之戲者有勝負則有得喪故六二曰億喪貝六五曰億无喪也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歸妹六五

注曰袂衣袖所以爲禮容者也　集解引虞翻曰兌爲口乾爲衣故稱袂

樾謹按此皆拘文牽義未足以說易也說卦傳曰震爲決躁又曰兌爲附決此兩決字即歸妹爻辭兩袂字因其君之決其娣之決文不成義故變而稱袂聲近而義通也說文水部決行流也是決有行義傳曰以貴行也此行字正解經文袂字可知袂之當爲決矣君者震也君固乾象而震得乾之初爻是謂帝出乎震故亦得稱君君之袂猶言震之決也娣者兌也

兌爲少女故稱娣娣之袂猶言兌之決也震二之兌五成歸妹是歸妹六五卽震六二所謂其君之袂也兌五之震二亦成歸妹是歸妹九二卽兌九五所謂其娣之袂也然以震二之兌五則不當位矣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猶言以震二行而之兌五而成歸妹不如以兌五行而之震二而成歸妹也袂猶決也決者行也凡易之詞大率如此善學者從聲音訓詁以求易則思過半矣

斯其所取災 旅初六

注曰最處下極寄旅不得所安而爲斯賤之役所取

致災志窮且凶

樾謹按王氏養讀斯爲厮故云斯賤之役然於文義殊爲未安此當以斯其所爲句說文斤部斯析也析之則離故斯亦訓離爾雅釋言斯離也列子黃帝篇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張湛注曰斯離也然則斯其所者離其所也斯其所取災言離其所乃取災害也此爻斯其所與六二旅卽次義正相反

渙奔其机 渙九二

注曰机承物者也謂初也二俱无應與初相得而初得散道離散而奔得其所安故悔亡也

樾謹按經無得字增字釋經非經旨也說文夭部奔走也從夭賁省聲故賁與奔古通用詩鶉之奔奔禮記表記引作鶉之賁賁是也奔其机當作賁其机射義賁軍之將鄭注曰賁讀為僨僨猶覆敗也大學此謂一言僨事釋文曰賁本又作僨猶覆敗也然則賁其机者猶言敗其机也當渙之時敗其所依者而轉得獨行其志故傳曰得願也

渙其血去逖出无咎上九

樾謹按傳曰渙其血遠害也則當以渙其血三字為句疑血下古更有血字當作渙其血血去逖出无咎

古人遇重文多省不書但于字下加二畫以識之傳寫因奪去耳血去逖出无咎猶小畜六四曰血去惕出无咎也上血字乃本字下血字乃恤之段字小畜釋文曰血馬云當作恤憂也得其義矣彼作惕出此作逖出者說文心部惕或從狄作悐故此段逖爲之耳易聲狄聲之字古往往相通詩泮水篇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釋文云韓作鬄又箭狄漢書古今人表作簡逿並可爲證

亨小利貞 既濟彖辭

集解引虞翻曰泰五之二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

樾謹按傳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是彖辭本無小字正云既濟亨利貞故傳以小者亨釋亨字以剛柔正而位當釋利貞二字也其作亨小者涉未濟亨小狐汔濟之文而衍耳虞氏以亨小絕句甚爲不辭朱子本義倒其文曰小亨亦謂傳文亨上當有小字皆失之矣

高宗伐鬼方九三

集解引虞翻曰鬼方國名乾爲高宗坤爲鬼方

樾謹按繫辭傳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虞氏有乾神坤鬼之說凡經傳言鬼者率以

坤爲鬼釋之此未得也傳本泛論不必專指乾坤竊謂鬼神猶陰陽也乾神坤鬼必古有是說故觀象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蓋否九四變而成觀上體之乾一陽又失是有鬼道焉鬼道不可以爲教則聖人仍以神道設教其義在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虞氏說易以坤爲國乾爲王大觀下有坤則有國上無乾則無王也而曰利用賓于王此即聖人之以神道設教也以乾坤例坎離坎得乾中爻神也離得坤中爻鬼也既濟離下坎上以上體之坎視下體之離是謂鬼方故于九三曰高宗伐鬼方未濟坎下離上

以下體之坎視上體之離是謂鬼方故于九四曰震用伐鬼方推之睽上九曰載鬼一車睽上體爲離自三至五互體爲坎坎有輿象見說卦傳上九離爻而在互體坎上以坎車載離鬼故曰載鬼一車也徙以坤爲鬼未得厥旨

又按集解引干寶曰鬼方北方國也坎當北方故稱鬼然汲冢古文云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惠氏棟九經古義據此謂荊楚古稱鬼方其說甚塙離爲南方之卦鬼方亦南方之國足見聖人取象之精自說易者不得其解并鬼方之國而失之矣

繻有衣袽　六四

注曰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

樾謹按經無舟漏之文王注非也集解引虞翻曰乾爲衣故稱繻袽敗衣也乾二之五衣象裂壞故繻有衣袽若然則但云繻有袽足矣何必更言衣乎虞說亦非也又引盧氏曰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袽者殘幣帛可拂拭器物也繻有爲衣袽之道也四處明闇之際貴賤无恆猶或爲衣或爲袽也若然則是繻有可衣可袽之道不得但云繻有衣袽也且布則曰布帛則曰帛何以止舉其端末之識而曰繻乎盧說亦

非也今按漢書終軍傳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以爲符信也竊以漢制多因古春秋時紀子帛名裂繻然則裂帛爲符亦古制所有殆猶上古結繩之遺意矣此爻繻字即終軍棄繻之繻說文糸部絮絮縕也一曰敝絮從糸奴聲易曰繻有衣絮是經文袽字古作絮敝絮之說疑本古易說故京房即作絮也繻有衣絮者言以繻爲符而所裂之處乃有衣中之敝絮則不足以取信故至終日之久猶有戒心而傳則申其義曰有所疑也傳曰

有疑則繻是所以爲信之物明矣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九五

集解引虞翻曰泰震爲東兌爲西坤爲牛震動五殺坤故東鄰殺牛在坎多眚爲陰所乘故不如西鄰之禴祭禴夏祭也離爲夏兌動二體離明得正承五順三故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樾謹按虞注以既濟爲泰五之二故其說如此實則此爻之象即在本卦不必遠求之泰卦也集解引崔憬曰居中當位於既濟之時則當是周受命之日也五坎爲月月出西方西鄰之謂也二應在離離爲日

日出東方東鄰之謂也離又爲牛坎水克離火東鄰殺牛之象禴殷春祭之名按尚書克殷之歲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四月殷之三月春也則明西鄰之禴祭得其時而受祉福也今按崔氏此說以下體離爲東鄰上體坎爲西鄰又以牛爲離象皆得之矣惟必牽合殷周時事而以禴爲殷春祭之名則非也旣言周事何不從周制而必從殷制乎漢書郊祀志引此文作𤅊祭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引通俗文曰以湯煑物曰𤅊然則𤅊祭者坎象也謂以坎水𤅊而祭也東鄰以離言牛亦以離言西

鄭以坎言瀹亦以坎言因其字變作禴不從水而從

示故其義不顯矣萃六二升九二竝曰孚乃利用禴

禴亦當作瀹虞注於升九二曰禴夏祭也孚謂二之

五成坎坎為孚離為夏故乃利用禴夫二之五成坎則

禴是坎象明矣必取五體之離為說何為乎推之萃

六二孚乃利用禴亦以二動之五言二動之五則五

動之二而下體成坎矣惟升二之五當位萃二之五

不當位故升九二曰孚乃利用禴无咎而萃六二曰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无咎之文在孚乃利用禴之

上明所以无咎者以引吉不以用禴也此兩爻之文

所以同而異也

羣經平議卷一